

# 湖南首个女性抗癌公益组织： “花木兰”们的自救与重生

文、图：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李立  
今年3月1日，本报刊发了《株洲“抗癌花木兰”，120人不断创造生命奇迹》的报道，讲述株洲市“花木兰”抗癌组织里120名女性两年来抱团抗癌的故事。11月24日，这个以“两癌”女性为主的温暖抗癌团体，成功升华为“株洲市花木兰防癌抗癌公益联合会”。这也是湖南首个女性抗癌公益组织。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赶赴株洲，见证“花木兰”们凤凰涅槃般的自救与重生。



扫一扫，视频更精彩



11月24日，花木兰防癌抗癌公益联合会成立，并用一场演出联谊会来答谢一直在帮助她们的人们。

## 生病：感觉天塌下来了

株洲女子何小娟（化名）至今记得3年前那个尴尬刺痛的场景。那一天，何小娟去已经破产的厂里办事，看到一个老熟人迎面过来：“刘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对方低头扭脸而去。何小娟把后面的“姐”字生生咽下。“没想到，几十年的老朋友看我得了病，连照面都不愿意和我打。”今年51岁的何小娟告诉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，“3年前我检查出乳腺癌时，感觉天塌下来了，怎么倒霉的事情都被我遇上？”

走在街上，何小娟觉得所有的人看她的眼神都怪怪的，“像被社会孤立了一样”。丈夫过世已经5年，“也是癌症”，面对少不经事的儿子和苍老孱弱的父母，何小娟不忍开口：“想着跟他们说也只能增加他们的伤心。”无人倾诉也无处可说的痛苦让何小娟感觉“特别孤独”。

患病后的何小娟，做得最多的事，就是用电脑搜索“乳腺癌”、“治疗”、“不复发”等关键词，希望从浩如烟海的真伪信息中找到能拯救自己的线索。

文旗斌和她所组织的抗癌群，就是在这时进入了何小娟的视野。

## 抱团：建QQ群自救

最开始知道自己患上宫颈癌的时候，虽然自认为是“见过

风浪”的警察，但文旗斌的痛苦和绝望，并不比何小娟少。

当时，唯一能让文旗斌短暂忘却自己病痛，是一名叫云飞的歌手的歌声。文旗斌说，她也是后来才知道，音乐对于癌症病人来说，确实有释放压力、树立信心的作用。

2013年，慢慢走出困境的文旗斌，希望能找到一个有相同经历的人来交流病情，“想得到指导”，但苦于“找不到合适的人”。文旗斌突然想到：“为什么我不能去组建一个女性抗癌群体？”于是，文旗斌建立了“株洲抗癌康复俱乐部”QQ群（群号：161998287），并在《株洲晚报》上留了自己的手机号。

很快，文旗斌接到了第一个电话，是患淋巴瘤已经15年的刘金华打来的。何小娟第一次打通文旗斌的电话后，就“在电话里嚎啕大哭”。“这种感觉，没有得过（癌症）病的人无法体会。”文旗斌说，哪怕是最亲的家人，有时也无法完全理解癌症病人的感受和内心，“曾经有一个癌症患者因不堪家人对她的远离，而神志失常。”

队伍陆续“壮大”，文旗斌又针对女性病友创立了“花木兰”抗癌协会。

## 重生：你们怎么笑得出来

如今已经是抗癌团队中坚力量的袁薇，是最早加入“花木兰”

的病友之一。袁薇决定在协会组建一支歌舞队：“跳舞对身体健康有好处，乳腺癌最容易转移的部位是肺，而唱歌需要深呼吸，对肺有好处。”

袁薇联系了自己以前学习舞蹈的凌老师。听袁薇一说情况，已经从民营企业副总位置上退休的凌老师立马答应免费教学。姐妹们跟凌老师学的第一支舞是《在那东山顶上》。除了袁薇，其他人基本上没有舞蹈基础，但老师教得用心，学生学得专心。

唐勇是株洲市天元区小湖塘社区医生，在接触到“花木兰”抗癌协会后，他推荐了自己社区的几名患者加入，并义务为这个群体提供心理咨询和其他服务。

株洲市妇联干部基青有舞蹈底子，也抽出业余时间教“花木兰”成员跳舞。在得知文旗斌和“花木兰”抗癌协会的情况后，株洲市妇联也伸出援手，帮她们争取救助资金和社会捐款。

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帮助她们的队伍中来，而抱团取暖的热量很快让协会成员们觉得温暖。她们不仅一起登山郊游，一起唱歌跳舞……甚至谁康复得比较快，都会把饮食起居、锻炼、用药的经验拿出来共同分享。

看着老会员们整天乐呵呵的，经常会有新进来的会员问：“你们怎么笑得出来咯？”袁薇告诉记者，刚进会的人情绪绝大多数都很低落，甚至有自闭抑郁的倾向，“在协会呆上一段时间，

明显会乐观开朗很多”。

何小娟告诉记者，她觉得现在甚至“有点因祸得福”，因为她原来“根本没有这么多朋友”，生活“也从来没有这样充实过”。

## 姐妹：“比亲人还亲”

春节期间，何小娟的儿子去了女友家过年，协会的方大姐听说之后，把一个人在家的何小娟接到了自己家中过年，“她弄了一大桌子菜，还喊了几个姐妹一起来，可开心了”。

协会的成员都会称彼此为姐妹，文旗斌说，她们都有共同的遭遇和心路历程，并互相给予，互相得到，“比亲人还亲”。

协会会员边红的丈夫瘫痪在床，儿子有智力障碍。但61岁的边红对协会和所有人都非常热心，协会的集体活动她都积极参与，跑前跑后。每次活动结束后，边红还要匆匆地赶回家中，照顾丈夫和儿子。

株洲市妇联为协会争取了10个特困家庭的资助名额，文旗斌让大家推荐或自荐，结果每个人推荐的都是别人。

“和姐妹们在一起最大的好处是没有自卑和压力。”协会成员张伟文告诉记者，她们一起出去活动，不论家庭条件如何，都是AA制。

同病相怜的抱团取暖，是她们生命遭遇突变后的温暖亮色。“我们比健康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理解更深刻，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更炽烈。”文旗斌说。

## 死亡：强颜欢笑也要笑

不过，在积极乐观的抗癌群体生活背后，也有沉郁的悲伤。

4个多月前去世的薛小红，就是文旗斌心中的隐痛。

比文旗斌小4岁的薛小红一直是文旗斌的榜样。2005年，薛小红患上乳腺癌，经治疗后康复。2012年文旗斌患病时，薛小红便拿自己现身说法，经常开导宽慰文旗斌，要坚强乐观，积极面对。文旗斌组建“花木兰”后，薛小红也积极投身进来，帮助更多的人摆脱阴霾，拥抱生活。

但是，在2015年春节，薛小红被检查出患上了肠癌，并已转移到肺部和盆腔。一年半之后，薛小红离开了人世。

“最后见她一面时，她在病床上还在宽慰我，说等她好一点，要陪我去看云飞的演唱会。”翻看着薛小红与大家在一起挥舞着丝巾笑靥如花的照片，文旗斌的手有些颤抖。

不可否认，“花木兰”的每

一位成员，都背负着曾经的疾病带来的沉重压力。但文旗斌认为，即便是强颜欢笑，也要笑下去。“不是要我们忘记自己的病，而是让它成为我们善待自己和别人的理由。”

## 前路：帮助你，拯救我

今年11月24日，花木兰防癌抗癌公益联合会成立，这是湖南首个女性抗癌公益组织。她们钟爱的歌手云飞也发来了祝福视频。当天，文旗斌和姐妹们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演出联谊会，来答谢一直帮助“花木兰”的人们。

这是她们在株洲市妇联等单位帮助下，第二次举办“感恩慈母·向生活微笑”主题的联谊会。凌老师特意带了朋友们过来帮会员们化妆，好多会员经过化疗之后，眉毛不再生长，凌老师拿着眉笔一个个仔仔细细地描。

台上演得情真意切，台下看得泪水涟涟。

株洲市妇联主席杨爱云告诉记者，从2015年起，株洲市妇联在全市开展“两癌”摸底调查，并启动“感恩慈母”行动，帮助3000余名患“两癌”的女性。截止目前，株洲市“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专项基金”已经筹集善款180.65万元，“市妇联还将继续筹集资金，救助患‘两癌’的贫困女性”。

在湖南省妇联副主席鲁华看来，花木兰防癌抗癌公益联合会为“两癌”患者群体的抗癌之路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，“妇联应该主动作为，积极服务，为‘花木兰’这样的公益组织提供平台和交流的机会，并拓宽帮扶渠道，增强‘两癌’患者战胜癌症的信心和决心。”

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、中国癌症基金会秘书长赵平教授认为：“群体抗癌是医学模式转变的一种必然。目前各种各样的抗癌组织实质是一种集体心理疗法。当将这些有着特殊经历和遭遇的人组成一个群体，在这个氛围里互相倾诉、互相鼓励时，更容易共渡难关。”

花木兰防癌抗癌公益联合会成立当天，文旗斌把身披彩带的8名“抗癌明星”一一介绍给台下的400多名“花木兰”会员和大批观众。她那因为激动而略显哽咽的声音，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。主持人将话筒对准文旗斌，请她谈一谈成立“花木兰”的想法和意义。

“帮助你，拯救我。”这位做了近40年警察的女性，一字一顿，缓缓地说。